



1
一点儿也不张扬

妈妈， 请放开我的手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我把考卷放到桌子左上角，一边等待监考老师收卷，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好了，同学们可以放学了！”整理好考卷，监考老师微笑着跟我们道别。

我背着书包，慢悠悠地走出教室，往校门口走去。

不用猜都知道，妈妈此时一定正站在校门口等我，还是那个“黄金位置”——左侧大门第二根栏杆处。为了防止我走出学校后找不到她，这是妈妈早就跟我约定好的。

五年来，每次放学，我只要一抬眼，一定会在这个地方看到妈妈急切张望的身影。

没错，整整五年了。

去年，我是全校少数几个有家长接送的四年级男生。今年，我变成了全校唯一有家长接送的五年级男生。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甚至都可以预料到，九月份开学后，我一定会变成全校唯一有家长接送的六年级学生——连女生都不用接送了。

要知道，我们学校一直遵守就近招生的原则，同学们的家都住在学校周围的小区里，住得最远的同学走十五分钟也可以到家了。

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人需要接送，为什么我将继续因为这个问题被取笑了。

“张扬的妈妈对他多好呀，这才是亲妈，绝对不是充手机话费送的。”

“就是，做个小乖乖一定觉得很幸福吧。”

“话说，张扬这个名字绝对是取错了，他到底哪里‘张扬’了？”

几乎每天，我都能听到版本不同的议论声。



即使不情愿，我也从不反驳。

他们说得没错，我一点儿也不张扬。不但不张扬，甚至可以说是内向。

至于为什么我会像个影子一样，默默蜷缩在本该灿烂的少年时光里——我抬头看了看像标杆一样挺直身子站在“老位置”上的妈妈——我猜，也许跟妈妈对我的“不放心”不无关系吧。

在爸爸妈妈所有亲戚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男孩。妈妈为了照看我，特意辞去了工作。

于是从出生起，我似乎就被笼罩在了一个装满温暖、装满爱的“阳光大棚”里。

别的孩子满地爬的时候，妈妈怕我摔着，一整天把我抱在怀里；看图画书的时候，妈妈坚持要帮我翻，生怕纸张划破我细嫩的小手；下雪天邻居家的孩子在外面打雪仗，妈妈把我裹得严严实实，还给我戴上了儿童安全头盔，结果谁都不愿意带我玩。

就这样，我一点点长大。慢慢发觉，这个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阳光大棚”里，爱被装得太满太满，让我透

不过气来。

本来以为上学了，总算可以松开妈妈的手。没想到，她还是不肯放手让我独立去做任何事。

同学们玩滑板，妈妈摇头：“不要不要，摔骨折了怎么办？”

同学们学游泳，妈妈摇头：“不好不好，水火无情，呛到水可就糟了！”

看到路边的小吃摊，妈妈摇头：“不行不行，吃拉肚子了可怎么得了。”

好吧，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我被贴上了“娇气”“胆小”“笨手笨脚”“娘娘腔”的标签。不过幸好还有几个不嫌弃我的朋友，比如葫芦王、刘一霖和浩子。

“张扬！”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考得怎么样？”快到校门口的时候，葫芦王他们追了过来。

还没等我回答，后面的刘一霖就白了葫芦王一眼：“还用问，张扬考得当然超级棒啦，他都没出过前五名。”



“就是，总问这种没有悬念的问题，还不如跟张扬对对标准答案呢。”浩子同样给了葫芦王一个白眼。

“都考完了，管它对错呢！”葫芦王大大咧咧地说完，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张扬，暑假怎么安排的？爸妈带你欧洲游，还是参加夏令营？”

我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哪有那么好，在家待着呗。”

“既然不出去，有时间一起出来玩吧？”浩子兴高采烈地说，“这个假期，我要学会滑滑板车！”

“嗯，好。”我习惯性地小声回答。

“那就这么定了，放假给你打电话。”葫芦王的大手又招呼到我的肩膀上，差点儿把我直接拍出学校。

刘一霖和浩子哈哈大笑地看着我打晃儿，等我好不容易站稳后，才跟我挥手道别。

“行啦，快过去吧，你妈都等急了。”说完，他们几个就像脚底抹了油一样，一转眼就跑远了。

“再见……”我朝他们的背影挥了挥手，觉得自己好像总是慢半拍。

看到我走出校门，妈妈赶快迎了上来。

她一边接过我的书包，一边不停地问：“考完了？考得怎么样啊？累不累？热不热？宝贝儿，再忍耐一下，妈妈给你买了西瓜在家里冰着呢，回去就能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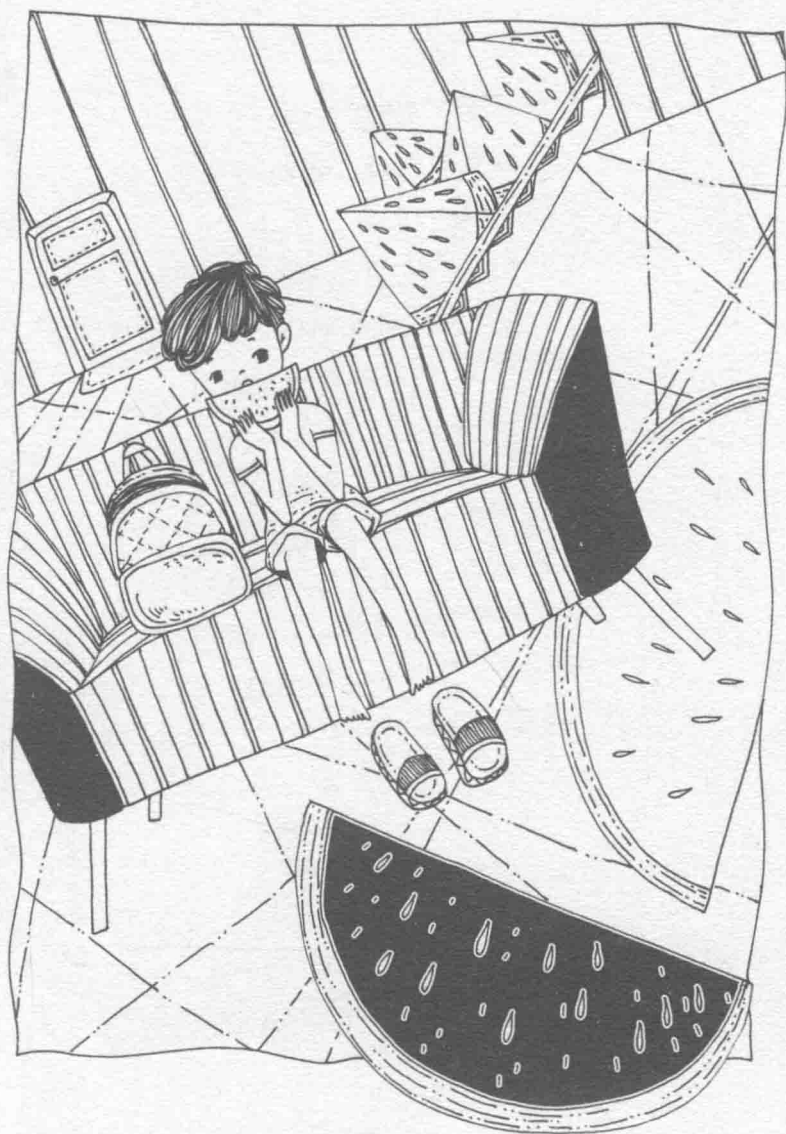
妈妈滔滔不绝的时候，各年级的同学探讨着考试内容，说着假期打算，陆陆续续地经过我们身边。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话跟我无关，可还是不由得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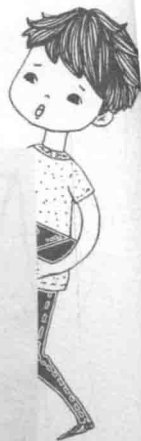
我郁闷极了，低着头拉了妈妈一把：“好啦，快回家吧。”

说完，我加快脚步往家的方向走去，身后传来妈妈的声音：“宝贝儿慢点儿，等等妈妈！”

十几分钟后，我已经坐在了家里的沙发上，吃上了冰凉的甜西瓜。

“还是在家里自在些。”我边吃西瓜边想，“在家里就不会有人笑话我是乖宝宝了。”





给张扬的一封信：

亲爱的张扬，难怪你会
难为情，我们也看出来了，你
妈妈是有点儿过于担心你。
虽然这种担心过度会让你很
尴尬，但是，相信你能够理解
妈妈的苦衷，她一定是太在
乎你了。所以，把你的想法勇
敢地说出来吧，沟通是化解
矛盾的良药！不过，和妈妈说
话的时候要注意语气。不论
什么时候，尊重长辈的传统
一定要牢记哟。

魔女段段

××年××月××日



有个姐姐叫朵朵

妈妈， 请放开我的手



考试分数公布，家长会，假前教育……接下来的一周过得飞快，转眼就放假了。

可惜，这种自在的感觉没多久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深深的无聊感。

放假快一周了。这一周里，除了偶尔像只乖狗狗一样跟爸爸妈妈到楼下小广场散散步以外，我的暑假生活基本上就只剩下三件事：学习、吃饭、睡觉。

葫芦王他们说到做到，真的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第一次约我出去打羽毛球。

葫芦王的老爸给他买了新球拍，他超级热情地跟我保证说：“来吧张扬，包教包会！”

虽然羽毛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不巧的是，前几天刚好爸爸有个同事在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所以……

“对不起葫芦王，我妈不让我去……”我跟葫芦王道歉。幸亏是在打电话，他看不见我通红的脸。

葫芦王倒是无所谓，想必这种结果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他嘿嘿笑着说：“没事没事，知道你爸妈不放心。下次我们找个绝对安全的项目，再叫你出来玩。”

第二次葫芦王他们约我去小游乐场。

之前爸爸妈妈也带我去过一两次，跟大型游乐场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太刺激的游乐设施。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妈妈，我明天能跟葫芦王、刘一霖他们去小游乐场玩吗？”晚饭时，我满怀期待地征求妈妈的意见。

妈妈的目光从电视里的《天气预报》上移过来。

“宝贝儿，你看这两天天气这么热，游乐场连个阴凉的地方都没有，要是中暑了可怎么办呀？”妈妈说完，



看到我不开心的表情,连忙加上一句,“要不,妈妈陪你去?”

“噢,那算了。”我闷头儿吃完饭,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卧室,把妈妈的意见反馈给了在QQ上等待回复的刘一霖。

收到答复的刘一霖先是打出一串省略号,然后发了整整两排冷汗的表情。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刘一霖说,“张扬,你这个暑假不会就打算在家学习了吧?”

“也许吧。”我默默打着字,“我的暑假作业都快做完了。”

不用面对面,也没有声音,一直以来,只有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我才会大胆和畅快一些。

“神哪!那么多作业,快做完了?张扬,你这是要成为学霸的节奏呀!”葫芦王加入了调侃我的行列。

浩子扮演的永远是“总结陈词”的角色:“算了吧,还节奏,张扬早就是学霸了!”

接着,他们三个集体发过来一个羡慕的表情,队形

相当整齐。

“唉，你们以为我想啊！请允许我用四个感叹号表示我的不满！！！！”我叹了口气，打出了这行字。

就这样，我还是独自一人，“安安全全”地待在我的小屋里，度过我的暑假。

妈妈非常满意这种现状，因为我天天在她眼皮底下，她可以很放心了。可我呢？我的心里热切地期待着这种沉闷得像桑拿天的生活能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改变。

这天上午十点多，我正窝在卧室里看书，突然听到一阵门铃声。

我并没有起身出去开门。按照我家的惯例，家里有人就不用我去开门，因为妈妈说：“万一外面是个坏人呢？小孩儿开门多危险呀！”

她好像忘记了，我已经是個十一岁的大男生了。

我没有过多关心谁会来，继续看我的书。反正平时根本没人会来找我玩。

开门的声音过后，我听到了妈妈的一声招呼：“哎哟，朵朵来了！宝贝儿快出来，你朵朵姐来啦！”



朵朵姐？

听到妈妈的话，我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旋风一样冲进客厅，果然是朵朵姐来了！

“朵朵姐！”我跑过去给了朵朵姐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羊羊，一个学期没见，你都长得快比我高了。”朵朵姐笑着坐到沙发上说，“老实交代，有没有想我呀？”

“嗯。”我红着脸坐到朵朵姐身边，点点头。

“瞧你那腼腆劲，有点儿大小伙子样吗？”朵朵姐在我的肩膀上捶了一下。她的力道可真大，不愧是跆拳道黑带选手。

妈妈递过一杯水，替我说话：“扬扬这孩子呀，就是胆小，不爱说话。”

朵朵姐撇撇嘴：“他胆小还不都怪你们！看看把我弟弟管的，越来越像只小绵羊了。”

“没错！”我心里也这么想，可惜我说不出口。

我知道爸爸妈妈是关心我，我怎么能这么不孝顺，把他们的关心当作负担呢？我不想让爸爸妈妈难过，所